

最近的丁玲



俞士連編

長虹書局發行

4 9 3 3

目次

最近的丁玲.....	五〇
長征中的丁玲.....	二七
和丁玲一齊在前線.....	二一
集體創作和丁玲.....	二一
丁玲女在前線.....	二一
丁玲領導的戰地服務團.....	二七
丁玲近作四篇.....	二七
文藝在西北新區.....	五〇
重逢.....	五五
游擊生活.....	八〇
七月的延安.....	八二

中國書店
三六八



最近的丁玲

Earl H. Lea 作
明 森 摘 譯

T, ien Asia (十月號)

今年春天，當我在延安府暫住時，丁玲女士常穿着中國紅軍的服裝，在院子裏的幽暗的燈光中，對我傾說他的生平，她的戀愛，她追求自由的文藝表現的苦鬥，以及她對於未來的希望。

「在聯合戰線之下，已沒有什麼衝突了，」她說。「我們不再記着什麼舊怨，因為一種新的精神已來到古老的中國，我們大家都抱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對付我們的公敵日本，我不願說什麼關於過去的含敵意的話：請你在述記時特別留意，不要讓人家以為我還記着舊恨才好。」

自從今年正月裏來到延安府以後，丁玲一直在為「聯合戰綫運動」而寫作，教導工作。她已停止了鼓吹階級鬥爭的工作，她甚至拋棄了她那關於被壓迫的農工的貧窮與困苦的，銳利的現實主義寫作，將其全部才能用在宣傳工作上，使大眾覺悟必須立即動員全國人力與物力，才能把中華民族從「日本的侵略」下解放出來。

丁玲原是湖南的一個小紳士的女兒，她在當時的正統派小學裏受了初等教育，本來大概會平凡地度這一生的，但「五四運動」却煽起了丁玲與全國青年的愛國熱情與打破封建傳統及家庭束縛的渴望。

丁玲追求着更寬闊的天地。不久，陳獨秀等自由主義的領袖們在上海創辦了平民女子中學，其宗旨在破除舊的傳統而實驗社會活動，愛國工作，與正式學習等新理想。

這樣的一個學校，正是一個企圖離開外省的冷靜的死水池而投身于大都市的急流中的年青叛徒所十分合意的。當蔣冰之——這是丁玲的真姓名——決意要到上海去進學校的時候，她的家庭中立刻就發生了「內戰。」她的家屬都咆哮如雷地威脅她，只有她的母親英勇地爲她奮鬥，而且終於獲得了勢利。

得了母親之助，丁玲就到上海去進平民女子中學，在那裏住了兩年。她深深地受了兩個朋友的影響：這兩個人就是王劍虹與王一知女士。她們都是頗溫和的無政府主義者，不過後者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但這學校並不能滿足她們期望而且時常發生「小孩子的煩惱。」在失望與厭惡之餘，丁玲與王劍虹就到南京住了幾個月，取沉地續了許多革命的文學作品，並在她們周圍聚集了一羣新獲得自由同樣的少女。

不久她們的生活費發生了問題。王女士的父母雖很有錢，但不願資助她在各處亂跑。丁玲的母親也抱着同樣的意見，這兩個少女找不到什麼工作。她們試寫了一些東西，但又賣不掉。沒奈何，她們只好決定重新去進學校，以便在家庭的預算表中佔了一地位。

她們於一九二三年回到上海，進了上海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作了瞿秋白，鄧中夏等著名社會主義導師的學生。美麗的王女士變成了瞿秋白的愛人，而丁玲也與秋白的弟弟「非常好。」這時這位未來的中國女作家還只有十七歲，就受了愛神的惠顧。這使學校內外都發生了詆毀，但他們四人却自以爲是閒話不能損傷的個人主義者。後來王劍虹因害肺病而死了，這戀愛事件也就此結束。王女士的生活與死亡，對於丁玲都有極大的影響，差不多在她的全部初期作品中，尤其是在「王女士的日記」與「韋護」中，丁玲都把她的好友的生平和死亡的場面，重造了一遍。

丁玲不願意再留在上海了，這時候，魯迅的大名正在革命史上掃蕩一切：丁玲就決意去進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藝復興的搖籃——因爲魯迅在那裏當教接，同時編輯着兩種「白話」的雜誌。

於一九二四年前往北京，但是却發見她還不能立刻進大學。她就住在西山一帶，被一羣熱情的年青文藝家與藝術學生圍繞着。她在那裏遇見了胡也頻——她後來的丈夫。這時候，她非常反對「布爾喬」的婚姻制度，她就遷到北京的一家公寓裏去，表面上說是「研究藝術」實際却是與胡也頻同居。在她的朋友們中間，有一個就是沈從文。

丁玲雖不能正式進國立北京大學，但魯迅却設法使她能進去聽課，她就在該校做了三年旁聽生。胡也頻在那時正抱着做「中國的雪萊」的大志，他與沈從文及丁玲一同從事寫作，甚至於還出版了一種雜誌，不過這雜誌不久就停辦了。

在魯迅的親切的扶助與指導之下，丁玲就在文學方面求發展了。她不再想靠賣文餬口，却轉而從事於大眾寫革命小說的嚴肅工作了。她寫成又撕毀了幾十篇小說，然後才把她第一篇嚴肅的小說交給了一位編輯。這篇小說發表後，中國的文學界就開始注意這位初出茅廬的作家的獨一無二的特質了。她變成了新月社的一個主要社員。由這篇小說得到的鼓勵，由她與新月社的關係所得到的知識上感興，以及魯迅的影響，使她受了極深刻的激勵，她就回到上海去，蟄居在一個小房間裏，專心從事寫作，前後的兩年之久。她創造了許多東西。她的第二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得到了極大的歡迎。在

後來連續發表的每一篇小說中，她在作風上與正在覺醒的中國精神的闡明上都顯示了更深刻更重要的發展。

最後，她的隱居之所終於被外界的生活，變愛，思想，與革命所侵入了。胡也頻從北平南下了。兩個月以後，沈從文也來了。他們三人同居在法租界的一條靜僻衙堂裏，不管這三角戀愛事件在全國的引起的詆毀。有時候，有於妬嫉，經海困難，或政見不同，他們會猛烈地爭吵，但就全體而言，他們這時期的生活是忙碌而快樂的。他們寫作詩和小說，並繪插圖，而且竟出版了三種雜誌，但她們都失敗或被禁止了。

經濟上的困難始終不斷地追逐他們。胡也頻在濟南得到了一個教員的位置，但他很不滿意，所以不久就回到上海來，投身于革命工作中。沈從文似乎並不為他的兩個朋友的熱情所感動，他的影響並使丁玲也留在革命運動的後方。可是胡也頻與丁玲終於做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正式會員——這團體包含着五十多個著名的左翼作家，他們在中國的近代文學與政治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當局開始了「肅清文化匪徒」的工作，「左翼聯盟」中有二十多個會員喪失了生命，一九三一年二月間那她二十三歲的丈夫也結束了他前途大有希望的生命旅途。

於是丁玲摔去了沈從文的中庸的影響，投身于反對當時的當局的戰鬥中——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間共產黨宣佈與國民黨取聯合戰綫政策的時候。

「左翼作家聯盟」並沒有因她的幾個領袖被殺而停止工作，它經過一下改組，就開始出版一種雜誌——「北斗」。雖是非常危險的事，丁玲却擔任了總編輯的職務，在這火綫上足支持了一年，直到一九三二年五月間當局派大批警察來到處搜捕編輯人員與那些主要作家的時候。

丁玲逃走了。在隱藏期間，牠仍舊不斷地向出版界方面送出熱烈的稿件來，除此以外，這時她又忙着奔走於工人，農民，和「被壓迫階層」之間，鼓吹改善工作條件並爲她的短篇小說收集材料。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上當丁玲和兩個同志——丁休與潘梓年——正在上海崑山花園的一個宿舍的洋台上喝茶的時候，打擊終於來了。一隊秘密警察，衝到他們的屋裏來，用手槍抵着這三個作家的胸膛，把他們逼到了一個角裏去。接着發生了一場爭執，丁休想趁此逃走，不料竟從洋台摔下來，跌死在街上。而丁玲與潘梓年就這樣被「綁」了去，以後約有一年之久毫無音訊。

他們倆到了南京，就被關在一所老屋裏，嚴密地監禁着，絕對不許與外界來往。過了好幾個月這種困苦而寂寞的生活以後，潘終於承認了自己是一個黨員。但他却替丁玲洗刷得十分乾淨，所以當局就決定釋放她。她的母親被召到了南京來：丁玲在宣了誓以後，得在首都享受某種程度的自由。丁玲，她的母親，和她的孤兒，在官方的監視之下，安靜地過了好幾個月。

在這時期，據人們報告，她在南京「生活過得很快樂，」並且在寫作「有益的」小說。她的老朋友都深信她已「叛變」了。連魯迅至死都以爲她已經「叛變」——這使敬愛魯迅的丁玲十分難過。

但是丁玲並沒有拋棄或出賣她的同志們或她的主義。她抓住了第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馬上逃到了北平，又從那裏逃到西安，暫時躲藏着，後來她找到進入蘇區的機會，就跑到那裏去，一直住到現在……

長征中的丁玲

徐 盈

十月裏，在西戰場上會到了丁玲，她們一羣五十餘人正在與奮地，着戰地服務工作，炸彈聲中，我們曾作長談，她告訴我在這一次長征中的一個片段——她們是怎樣地通過山西西部。

「那時候，」她說，「我們人數沒有這麼多，僅僅不過三十多個。」

從陝西來，過了黃河已經是十月一日了，他們計劃着雙十節能趕到了太原，在那裏要開一個盛大的宣傳會，可是一路上民衆對於她們歡迎的熱情，使她們不敢相信能夠依期達到目的地。

到平渡關，這是到山西的第一關卡，大家「離開了母親的懷抱，」開始意味着有點淒涼。當地的稅警對他們表示親愛，給他們找了一所廟作宿所，那些稅警說——

「半個月前，閻主任就有電報來通知地當局招待，我們不知道你們這時候來，很欠招待！」

山西是一個所謂實行好人政治的地方，大村小鎮都塗寫着「扶助好官紳好人，裝制

壞官紳壞人，」的標語，在李家，的一所初級小學的招牌旁，還有一塊「公道團團本部」的牌子，在這裏，大家開始了工作：通信股的志們忙着調查當地情形，宣傳股的同志們去教小孩們唱抗日歌曲，一會兒，男女老幼都集中起來，他們於是便走到羣衆中去，開始了會談。大家談着河東河西，去年紅軍的東渡，「今年大家一齊打日本。都是兄弟了！」昔日的紅軍便是今日的路軍。

談話時，忽的來了一個爛眼的老頭子，他提了一籃子大紅棗又拿……隻碗來分發，團員不肯接受，丁玲主任也覺得沒權來接受老人家辛苦得來的東西。老頭子怒了，把棗子硬傾在他們身上，死命不肯要錢，他說：

「我要送給你們吃的，你們難得吃我的東西咧。」

到了屈峨鎮，走出鎮口時，有一個農民哭哭啼啼的在道旁，他是特地從老遠的地方到這裏來的，請求這羣人來替他伸冤。原因是他借了一位財主的錢，本利已然還清。財主却還給他一頓毒打，對於這，主任也是一樣的沒有辦法，只得給他一點安慰，讓他走去。大家都覺得，這樣的事情，天下皆是，不一定僅僅限於山西。雖然如此，老百姓對於服務團的人們，仍然好極，大家都像老隣居，晚間演劇，向他們借舊衣服穿，而他們

却非從箱子底把發了霉的新衣服拿來借給團員們。不可。

前路上來了烟塵，一匹怒馬奔馳過來。馬上有位雄偉的壯丁向大隊致敬，這是前面大寧縣的代表，跑來歡迎這長征的一羣。

到大寧，城外有一條城似的隊伍在作歡迎，大家聚會了三個鐘頭，然後列隊走向宿處去。這被歡迎戰地服務團的標語貼滿了全街。

天還沒黑下來，演劇的地方已然團團圍得水洩不通。開幕後，先奏了一個國民黨歌，一個國際歌，後由丁玲主任講話，搏得了全場的吼聲和掌聲，繼之，是各機關的歌辭，多是推崇和贊美，最後，由副主任奚如致答辭，精悍的身軀在羣衆前講完了話，又受了一次歡呼。

之後，戲劇開始，一直到十一點，觀衆絲毫不表示厭倦，而且幕閉了三次，羣衆們不肯散去。

第二天還是不能啓程，因爲羣衆的熱情太可感。這一次加一個短劇名爲「王老爺」，內容是一個鄉下有錢人，由死命的頑固，轉變到抗日的道路上來，演完後，公道團的團部便借着觀衆的熱情緒，提示了關於捐款，繳債，及少年先鋒隊的參加中所發生的類似

問題，要求羣衆應對此加以特別注意。

羣衆看到大隊要走時，又行來作挽留，並特別對於丁玲主任處表示：惜別。服務團是這樣對羣衆表示：「等我們打退了日本鬼子，再來和你們同樂」，幾次地重複說了，才有人零星散去。

在紅軍的會場裏有一特殊作風；便是台上和台下打成一片，維持會場空氣的也是雙方負責。台上空閒時，台上可以要求台下唱歌，台下的，也可以自由要求台下各個隊別和部門來唱，這作風，是可以使會場裏的空氣特別活潑。

從大寧往東，是經過修築的汽車路，現在正在動工，那裏有着千千萬萬有工人在做工，大家要求在那裏作一次宣傳，於是丁玲和奚如交換了一下意見之後，便在那裏作一度的演出。這裏，又受了熱烈的歡迎。離開了工人，又上路，夜來時趕到井口村，

六十里的平路趕到了黑龍關，更行進，便入山，滿山滿谷是各樣的落葉喬木，紅葉子，黃葉子斑斕燦爛，塗抹在蛤蟆皮狀的岩石地帶上。河身作了大路，大小不等的石頭子走得人人叫苦連天，時間不等人，雖然這樣趕路太原過「雙十」的計劃却早打消了。

到臨汾我第二天，作了一個「國慶」盛大的公演，大隊因有火車可坐，當夜便登上了

一節裝貨的空車，在寒風凜冽中，大家唱着叫着，一直到天快亮時，才行睡去。丁玲看着的團員們，一向是在微笑着。

近太原時，便遇到敵機七架在榆次投彈炸毀了彈藥車，慘狀可睹，這顯然已到火線了。的確，前線就在太原以北的二百四十里處。

十三日他們到了太原，在那裏他們逗留了一日很長的時間，主要的目的爲了「教育輕傷的士兵，」她們一羣輛流在各醫院值日，而丁玲主任却還不時地去探視被俘來的日兵，希望指示他們一條新路。

十月二十五於我從北部回來，正趕上丁玲一羣人要出發到東路去，他們的通信部份已到各地前方去，而歌詠等部份也擬今天走榆次，我送走了他們出發，便也向另一方面走去。

最近，因爲軍事的變化，使這一個隊伍久已失掉音訊，有個朋友新來，他說，她們一羣人，在前綫上吃了不少苦頭，現在結集在靈石縣，如何行過進，尙在計劃中。

和丁玲一齊在前線

靳明

××：

在忻縣和榆次發的信想已先後收到了。事情發展得真快，現在退駐到靈石。看形勢，由許還要退到後方來。我真生氣，有些戰是不應當打敗的，可是卻打得一塌糊塗，閻先生一向祇顧自己的西北實業公司，不要民衆，現在臨渴掘井，已經悔之晚矣，我們口裂唇破，跑厚了腳掌皮也很少益處。

我們這服務團裏的朋友都很切實認真，倒使人不會洩氣。他們大半是從陝北來的，真能吃苦，我跟他們一起生活，學會了不少生活的技能。煮飯，救護，抬東西，什麼都會做，胃的容量也增加了，×，我現在每次所吃的東西比以前增加了幾倍，有時一次可以吃七八窩窩頭，有時沒有東西吃，白白的餓一天。

穿得亂七八糟，你見了準會發笑。暑假穿的那雙白色高跟鞋，從天津流亡到煙台的時候就拋棄了。你所喜歡的那件紅色夾大衣，我相信以後沒有機會再穿，即使一兩年內可以收復北平，我們存在西郭的東西未曾被毀，可是我已不像往日那樣文弱，一定又粗

又肥了。

現在力氣大了，你準打不過我。以後可以隨我高興佔強，請你吃拳頭，給你滿意的吻。

丁玲和我很談得來，仍然和我們春假在延安遊歷時所見的一樣胖，軍衣也是以前那樣，祇是帽上的紅星改了。常常看見我寫信給你，教我順便代，向你問好，喜歡笑人，真不好意思，你這小鬼。

記得春天遊延安的情形嗎？此地沒有八寶飯，我們那時就說請客的，這諾言到什麼時候纔實踐呢？我餓死了，什麼都想吃，前天飛機在我們旁邊下蛋，彈片裏着爛泥，怪似奶油糖心的巧克力。

日裏沒有什麼活動。趕路，做事，大半在夜裏，冷死了。有次我差一點被擠到河中，去跌過許多交，腿都青了。沒有人憐惜撫摩。

哲，很努力，樣子比從神氣得多。大家對我們這二位從「貴族大學」裏出來的人，總不相信我們能這樣吃苦。

天津如果有信事，你暫存着，等我到一個比較可以長住的地方再寄來。好好寫信給